

柴山

■陈中奇

四十年前,我家房前左侧的山头是一座柴山,现在仍是。柴山,是专门生长烧柴的山头。我老家村庄的丘陵上,绝大部分种的是油茶林,要么是杉树林或竹林,都是经济林木。但每一条山冲里总留出一个小山头,并不刻意种树,自然生长着各种杂草、灌木。假如见到这样的山头,偶尔长着一两株枞树、梓树、杉树,那肯定是风吹落种子偶然长成的树木。柴山,每家每户会分到一小块,留着各自用来砍柴烧火,类似于自留地、自留山。那时,没有煤气、天然气,也没有电磁炉、电饭锅等,烧火做饭、煮湘熟酒都烧柴。天天烧、餐餐烧,用柴量很大,家家户户常为找烧柴费脑筋。村里大大小小的学生,每天放学后的重要任务之一,就是挑根扁担上山去打柴。

柴山上的植物天落地生、自然长成,品种异常丰富,像个植物大观园,原生原态,很多我叫不出名来。芦苇白晃晃,蕨草像手掌,长得半人高,小灌木小杂树齐人高。各色各样,密密匝匝不透风,茫茫然一脚踩下去,面上是黄绿黄绿的草叶或树枝,底下却是灰黑发脆的枯枝败叶,肥肥厚厚的一层柴禾,整座山像一头待剪毛的绒山羊。我们有时兴起,以游泳跳水的姿势一头扎进去,如同落在厚厚的海绵垫上。仰躺在柴禾堆里,山风呼呼响,四周草木香,天空一片蔚蓝,格外爽。

其它山上的柴禾是公共的,可以相互打,早被割得干干净净。只有柴山上的柴禾,各有其主,特意留存,所以枝繁叶茂,饱满厚实。小时候,我们喜欢爬柴山,因为春天时山上杜鹃花最多。这是一种枝条上有细绒毛的小灌木,小叶片也毛绒绒的,我们从不叫它杜鹃,而称映山红。它们成片成片满山地开,红艳艳略有点土气,但开得朴实又娇美、烂漫又霸气。一束一束,一摘一大把,花瓣脆薄而多汁,女孩子喜欢揉碎取色,涂腮、嘴唇和额头。我们常比赛谁摘得多,在柴山上劈波斩浪般前行,每人一大扎,举在手里就像一把把火炬。回到家,插在装水的瓶瓶罐罐里,一时还新鲜,但很易凋谢。

秋天时,大概与秋收稻谷同时段,柴山有一种灌木野果成熟了。圆型刺球果熟透时,刺球会十字或对半裂开,像兔子嘴,露出里面焦黄油亮饱满的坚果,通常一果两粒或三粒,也有圆囫独一粒的,像极了板栗,但要比板栗小一号,我们叫它毛栗。毛栗丛生,长成一蓬蓬,枝条低矮四散开,一枝左左右右都是果,长不高,只半人高。我们连枝带果摘下来,穿鞋踩落果实,压在地上来回搓,搓软它的尖刺,用石头尖劈开果皮,把坚果剥出来。没裂开或没熟透的果粒是青玉色,熟透的澄黄或焦黄。我们也喜欢把带刺的果实放在稻秸火堆里烤,烤熟剥开更香更美味。打毛栗,最怕它枝叶上有一种肉嘟嘟的虫子,形态似蚕,躲在叶片背面,一不小心沾到毒,让皮肤又痒又肿。

现在想来,欣赏那些好看的花,简直是乡村孩子的审美课。那些好吃的野果,在童年的唇齿味蕾间留下最深的记忆。柴山上的毛栗和映山红,跟乡村其它的一草一木,都是我们最好的自然课老师。

四十年后,柴山全变了。柴山就在眼前二十米,完全成了杂树山。或许还是那些不知名的草木,或许又飘来和生长着新物种,谁辨得清呢?柴都长到二三人深了,很多阔叶的,枝枝叶叶翻飞,藤藤蔓蔓缠绕。以前那些半人高的芦苇蕨草不见踪影,以前的那些灌木好像变了性情,长成了树木。柴山的颜色不是黄绿,不是枯焦,而是翠绿、深绿,像一片大枝大叶肥润的青菜地。如今已经完全无路上山,从树底下都不能穿行,找不到任何间隙。我不知道春天里还会不会漫山开遍映山红,也不知道树丛里是否还有毛栗,远看已觉得难有它们的生存空间。在我的记忆里,它们都属低矮灌木,或许现在也水涨船高进化长高了吧。

母亲说,现在山上多了兔子、野鸡,还有野猪、麂子,长久这样下去,树高柴深,也许真有一天,会恢复到很久很久以前的样子,那时传说村里还有老虎呢。我才不信。母亲补充道,“有啥不信,虎冲就是这样叫来的。”虎冲是我们村一条很深的山冲。这么说,我不得不信了。

这种环境变化确实惊人,缘于村庄烧柴需求急骤减少。大部分村民平时都在外打工或做生意,留在村里不多的人,不少改为烧气或用电,只有一些老派的人仍然烧柴,也就炒菜做饭。没人喂猪煮湘,用柴量也少,各家各户油茶山上的柴禾逐渐无人取用,柴山更是经年不动了。

变化又远不止柴山,而是整个村庄。油茶山被山火烧了不少,又补种新树。杉树山伐了,又换上竹林、梓树林。种稻以前夏秋两作,现在多插一季中稻。小山冲的水田变成连丘的菜地,种植了黄贡椒、生姜、白薯等。多少年穿村而过的泥路变成六七米宽的水泥大马路,直通县城,来来往往的车增多数倍。每家每户都有二三层红砖小楼、一辆小车,室内彩电、冰箱、空调、热水器、抽水马桶一应俱全,与城里无异。但从前溪水清清的渠道却越来越窄了,两旁杂草扶摇,几乎看不到明流水,家家户户不喝山泉水和井水,改成压水井。人丁日益稀疏,村里小学若干年前就停办,小学生集中去乡中心小学。青壮年外出赚钱忙,赚了钱就回村建屋或装修,在城里买房或送小孩进城读书。村路上能碰见的,多是当爷爷奶奶的人,田地基本是他们在侍弄。

我独自在柴山路边散步,这么多年下来,我想自己也变了。

新柏月下所见

■周国丽

听闻常宁新柏村集民俗、农耕文化、庭院经济、乡村车间于一体,既有观赏性,更有鉴赏性和示范性,是湖南省乡村振兴示范村。

我的拙笔,曾描绘过常宁油茶小镇平安村的油茶仙子、塔山茶叶基地狮园村的山水云雾和西岭石山村的风光如画。作为一名作者,面对常宁又一张美丽乡村的名片,心中自然有一种冲动。

今夜,初升的月儿斜挂天空,清柔的月光洒在窗台。我想,在这满月的光里,也许可以回归到《荷塘月色》中的安宁与静谧。于是,约三五笔友,走,去新柏村。车至新柏,此处已是灯火通明不夜天、人头攒动笑语欢,唯有偌大的荷塘相对文静地躺在柔柔的月光里。不喜热闹的我,学着朱老先生的样子背着手、循着月儿,绕过激情如夏的人群,独自朝荷塘的尽头漫步。

这是一条小碎石路,东西两侧是千亩湘莲基地。齐腰或没过头顶的莲花,披着月霜,打着朵儿,小鸟依人地贴偎着敦厚的荷叶。因小碎石路比较宽敞,我一时找不到朱自清笔下《荷塘月色》的氛围和心境,这大概也是在此处赏荷人不多的原因吧。当地一位村民告诉我,莲子进入成熟采摘期,村里雇用农户采莲蓬,这条路是运输莲子到加工厂的专用通道。他说:“村民们早上下田摘莲子,下午到加工厂选莲子,晚上再去摆地摊,一天可赚百多块。”原来这宽敞的小碎石路,是基地+工厂、公司+农户的“莲子经济”传输链,是一条乡村振兴、村民增收的致富路。

“袅袅炊烟,小小村落,路上一道辙。我最亲爱的祖国,我永远紧依着你的心窝。”我与村民相谈正欢,荷塘对面飘来了欢乐的歌声。灯火闪烁处,一群广场舞大妈手握小国旗,载歌载舞,好不热闹。“瞧!过荷塘中央那条彩虹灯光通

道,就可到对面看热闹啦。”村民指着灯火炫舞、热浪翻滚的前方。也许是村民的热情,让我放下坚守宁静的执着,快步融入了彩虹通道。

长长窄窄、曲曲折折的彩虹桥,是荷花里最热闹的网红打卡地。有家人秀幸福,有情侣秀恩爱,有哥们闺蜜秀友情,更有团队组织秀活动……手机的快门将一张张笑脸、一阵阵欢笑,传送到四面八方。

走过炫丽的彩虹长廊,一座中式庭院建筑群依山傍水、拔地而起,一串串五彩斑斓的灯饰在翘檐画梁上流水线式地跳动。在庭院左前方有一棵高大的火树银花银杏树,右侧是一个硕大的圆形月亮灯,前方则是一处造型别致、泛着点点荷灯、雾蒸云绕的碧水。灯光下,人流如潮,人们或凭栏赏荷,或凉亭品茶,或池边攀谈,或现场直播,或玩转抖音。而附近的村民,则扯着浓浓的乡音向人群兜售冰镇食品、玩具和当地的土特产。

“卧似一张弓,站似一棵松,不动不摇坐如钟……”如此耳熟能详的歌声,在庭院右侧的大坪响起,一群英姿勃勃的少年正在表演中国功夫。他们是常宁市源江武术学校的学生,自古英雄出少年,他们的一招一式,出手如风回若箭,龙飞狮舞轻如燕。欢呼声、掌声此起彼伏,热闹空前。

有摆地摊的村民放下手头的生意,挤进人群。我问村民,这里天天如此热闹,是否会影响他的日常生活?村民的回答让我喜出望外,村民给我讲述了“大柏塘里藏金船”的传说。传说很久很久以前,大柏水塘藏有一艘金船,一位道士模样的老者告诉村民,若锣鼓喧天、鞭炮齐鸣、盐茶米谷齐抛且经久不停,金光闪闪的金船就会停靠水岸,造福村民。可见,这里的村民是盼着乡村能热闹起来的。



战黄蜂

■邓潇泓

那年,我从县城学校回乡下家里度暑假。刚到二楼,年过八旬的双亲就告诉我:“你三楼过道防盗窗的雨棚下有一个蜂窝,开窗浇花时,要小心,不要让蜂蜇了!”

听了二老的话,我打开三楼房门,来到那个防盗窗边,小心翼翼地拉开玻璃。透过纱窗,我仰头望见一个灰褐色蜂房吊在雨棚下,像个倒悬的小向日葵,腹面有数十只黄色细蜂密密麻麻地趴在那里,慢移着身子,发出“嗡嗡”的声响。外面有黄蜂不断地飞回,蜂窝上也有黄蜂不停地往外飞去。来来去去的蜂们,把整个防盗窗的上半部分搞得热闹而恐怖。

看着这蜂窝,我记起了一位老中医的话来:“蜂窝是一味好药,攻毒、杀虫、止痛、抗过敏,主治龋齿牙痛、疮疡肿毒、乳痈,适宜泡米酒。”于是,我决定用长把扫帚赶走黄蜂,然后把蜂窝摘下来,晒干做药泡米酒。求药心切的我来不及采取防护措施,就拉开纱窗,用长把扫帚赶扫趴在腹面上的蜂。惊慌失措的黄蜂向四处飞散开去。我赶忙把扫帚抽回屋里,迅速推上纱窗,防止黄蜂进屋袭击。扫帚里有几只逃飞到厨房的玻璃窗上,我赶忙用扫帚把它们拍死了。这时,我回头看见蜂窝又被蠕动着的黄蜂占满了,看得我头皮直发麻。

不知道那来的胆量和勇气,我又拉开了纱窗,举起扫帚向蜂窝猛扫过

去。家园受到侵扰的黄蜂立即做出了反应,倏地振翅起飞,三五成群,“嗡嗡”地叫着,犹如轰炸机编队,在搜寻着反击的目标。我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,就有十几只黄蜂飞落在我头发稀少的脑门上和右耳朵上,它们伸出毒针猛烈地刺着、蜇着,就像轰炸机群狠狠地轰炸着已经锁定的目标。我可怜的脑门和右耳朵火辣辣地发麻、发胀,痒痛难忍。伸手一摸,居然隆起了几个包!放牛的经验提醒我,这时候绝对不能马上奔跑,一奔跑就产生了风,成群结队的蜂就会顺风追来,并竭尽全力向目标刺来蜇去。那时,我就不是一般的惨了。所以,此时此刻,尽管遭受那种奇怪的疼痛发痒,我也只好伸出双手护着头耳,慢慢地蹲下身挪动几步后,再直起身子进了卧室,拧开碘酊盖儿猛往脑门、右耳朵上倒碘酊,并用手不停地搓揉着。可这还是无法消除疼痛,阻止皮肤的肿胀隆起。

忽然,一个可怕的念头闪入我的脑海:“万一这黄色细腰蜂发生了变异,成了杀人蜂,那就要出人命了!”于是,我从地板上捡两只死蜂,用纸包上,迅步下楼,租着摩托急速向医院驶去。

来到医院,我迫不及待地一边向大夫叙述情况,一边把纸包递到他手中:“大夫,这蜂没变杀人蜂吧?”大夫看着我的伤势,验着死蜂,

慢条斯理地说:“不要紧,这是地地道道的黄蜂,没变杀人蜂。打瓶消炎点滴就可以了。”经大夫一说,我的心情放松了许多,恐惧感也渐渐地消失了。

打了两个多小时的点滴后,我从医院回到家里。尽管包消了、痛止了,可一想到那遭毒蜂袭击的情景,我就心有余悸。有仇不报,非君子。我暗暗发誓,一定要把这可恶、歹毒的黄蜂斩尽杀绝,以报被蜇之仇。“用火烧吧,雨棚是塑胶的,经不得火。按老方法吧,给我一个豹子胆也不敢。还是用药喷杀好,可将黄蜂们消灭得彻底、干净。好,就用药吧。”我躺在椅子上谋划好了消灭黄蜂的方法。

黄昏时分,我跑到超市买了一瓶气雾杀虫剂。当暮色完全降临后,我打开过道的灯,让光映着蜂窝。我轻手轻脚地拉开纱窗,拿着气雾杀虫剂对着蜂窝喷射了两三秒,赶紧缩回室内,关上窗户。不到五秒钟,“嗡嗡”之声、蜂撞击玻璃之声、蜂跌落窗台之声,交汇在一起,雨棚里像炸开了锅,热闹极了。五分钟后,雨棚归于平静。

为稳妥起见,十分钟后,我才敢透过玻璃,借着电光看去,蜂窝上没有一只黄蜂时,才打开窗户,用扫帚把蜂窝扫下,夹到灶上焚毁。

第二天清晨,我拉开窗户一看,花钵里、窗台上横七竖八地躺的尽是黄蜂的尸体。

就这样,这场我与黄蜂之战以黄蜂的全军覆灭而告终。

东游诗两首

■谢卜生

登泰山

自古齐鲁负盛名,五岳泰山堪独尊。十三帝驾临封禅,祈盼朝纲社稷兴。千里迢迢遂夙愿,古稀力登玉皇顶。远眺遐思越千年,太平盛世数今朝。

黄河入海

蒹柳芦草连天碧,车行百里无庐宇。江风阵阵绿茵波,百鸟千安戏芳菲。黄滔浪滚百舸渡,赤橙蓝紫游人衣。黄河之水天上来,奔流到海不复回。

诗两首

■周新铭

癸卯荷月高温有感

人坐蒸笼闷热烧,风翻落叶满城飘。茶厅品艺挥翰墨,河岸漫吟游石桥。渡口遥闻波影月,田庄闲看稻枯苗。炎天几许添诗趣,凉快儿童井水浇。

夏夜即兴

伏天闷热汗蒸淋,独步河堤夜色深。喜听青蛙鸣绿岸,欣看靓妹舞红簪。半江影现波浮塔,一叶舟横浪抚琴。举目星辰频眨眼,凉风送爽把诗吟。